續高僧傳/卷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二

續高僧傳
卷第十三

卷第十四

續高僧傳卷第十三

義解篇九　〈本傳十七　附見七〉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

釋慧因，俗姓于氏，吳郡海鹽人也，晉太常寶之後胤。祖朴，梁散騎常侍，父元顯，梁中書舍人，並碩學英才，世濟其美。因稟靈溫　　，清鑒倫通，徽音深靡，緇素欽屬。十二出家，事開善寺慧熙法師。志學之年，聽建初瓊法師《成實》。曾未具戒，便齊入室，慧聲廣被，道眾相推。而欣味靜心，未指章句，乃詣鍾山慧曉、智璀二禪師，請授調心觀法。定水既清，道思逾肅，師襲宏略，曲盡幽微，而悟言神解，獨酌標致。又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，窮實相之微言，弘滿字之幽旨，寫水一器，青更逾藍。辯後歸靜山林，便以學徒相委，受業弟子五百餘人，踵武傳燈，將三十載。

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，忽感幽使云「王請法師」，部從相諠，絲竹交響，當即氣同捨壽，體如平日，時經七夕，若起深定。學徒請問，乃云：「試看箱內，見有何物？」尋檢有絹兩束，因曰：「此為嘲遺耳。」重問其故，曰：「妄想顛倒，知何不為？吾被閻羅王召夏坐，講《大品般若》於冥道中。」謂經三月，又見地獄眾相，五苦次第。非夫慈該幽顯，行極感通，豈能赴彼冥祈，神遊異域？陳僕射徐陵，高才通學，尚書毛喜，

探幽洞微，時號知仁，咸歸導首。

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，搜揚寓內，遠招名德，因是法門龍象，乃應斯會。既德隆物議，大眾宗歸，遂奉為知事上座，訓肅禪學，柔順誘附，清穆僧倫，事等威權，同思啓旦。又，寺初勝集，四海一期，名德相亞，通濟斯美，因又寔兼之矣。頻講三論，并製文疏，要約標控，學者高奉。

大唐弘運，重興佛日，舉十大德，當其一焉。以身御法，不令而行，讓以得之，屈己成務。故京寺宿望，心敬遵承，咸崇菩薩戒師，後進具戒者，無不依而羯磨。左僕射蕭瑀，器局貞亮，玄風凝遠，刑部尚書沈叔安，溫柔弘雅，達信通神，並崇仰欽承，于茲二紀。因定慧兩明，空有兼照，弘法四代，常顯一乘。而莫競物情，喜怒無色，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。

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，春秋八十有九。未終初夜，告弟子法仁曰：「各如法住，善修三業，無令一生空過。當順佛語，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，事不可矣。」乃整容如常，潛思入定，於後夜分正坐而終，咸聞異香滿室，遂遷坐于南山至相寺。于時攀轅扶轂，道俗千餘人，送至城南，又聞天樂鳴空。弟子等為建支提塼塔，勒銘封樹，蘭陵蕭鈞製文。仁是鄉人，少所供奉，清淨身心，修行念定，卑弱著性，有名門學。

唐安州方等寺釋慧暠傳二

釋慧暠，安陸人。幼入道門，即懷遠量，收覽經義，弘導居心。初跨染玄綱，希崇《大品》，博聞略究，而情阻未申。承苞山明法師，興皇遺囑，世稱郢匠，通國瞻仰，因往從之。諮奉無倦，備清遐邇，遂得廣流部袠，恢裕興焉。年方登立，即昇法座，談撝一指，眾侶諠譁，受業傳燈，分風從化。

然以法流楚服，成濟已聞，岷絡、三巴，尚昏時罔，便以法弘導，遠化未聞。隋大業年泝流江硤，雖遭風浪，厲志無前。既達成都，大弘法務，或就綿、梓，隨方開訓，自玉壘僧侶，因此開明，銜煙摠萃，傾味正法。而成惠卹焉，無憚遊涉，故使來晚去思，詠歌滿路。又以眾斯殷雜，枯折由生，暠據法徵治，情無猜隱。時或不可其懷者，計奏及之，云：「結徒日盛，道俗屯擁，非是異術，何能動世？」武德初年，下勅窮討，事本不實，誣者罪之。

暠惟道在人弘，義須知返，乃旋途南指，道出荊門，隨學之賓，又倍前集。既達故鄉，亟仍前業，重張領牒，更敘關鍵，神望彌高，眾聚彌結。弊其諠競，避地西山之陰，屏退尋閑，陶練中觀。經逾五載，四眾思之，又造山迎接，處邑傳化。暠隨宜利益，意引行藏，還返安州方等寺，講說相續。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住，春秋八十有七。

自暠一位僧伍，精勵在先，日止一飡，七十餘載，隨得便噉，無待營求，不限朝中，

趣得便止。所以蜀部豐都，芬羞兼列，每旦填供，常充寺門，曷並命入僧，自無一受。旦講若下，食惟一椀，自餘餅菜，還送入僧。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，恐法事稽留，為告外眾，令辦厚供。曷怪異常，推問食所由，即令勤出眾，永不相襲。告曰：「邪命之食，不可御也。汝聞吾言，而不解教意。」其守節稟法也如此。

唐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

釋法祥，同州人。童稚出家，清貧寡欲，周勤訪道，栖止無定。冠具已後，遵奉憲章，刻意鞭後，潛心玄賾。二教周廢，便從俗吏，而抱德懷經，禮誦無輟。僚佐班列，同共嘉尚，將欲進位，貢入臺府，而正性慕道，不思榮問，乃恣其習業，霑員而已。隨興法現，即預出家，住大興國寺。志操俊爽，言必簡衷，立身凝肅，不居幽屏。常處大房，開通前後，三十餘年，當風而住，虛廓其慮，門未曾掩，坐卧一床，讀經為業。道俗問訊者，自非讀盡復卷，中無涉言，故知其容節，卷未收者，咸私覿已後而奉對。

祥潛思玄籍，博綜多持，開蒙引喻，言不加飾。因染傷寒，有勸藥療者，皆無所受，但苦邀心，隨務量擬。或患痢病，有加藥者，乃曰：「痢者水也，不進自除。」便噉乾飯，數日便差。其執節堅固，率皆類此。兼又持信標儀，不交華薄，身令眾範，出言歸敬，故眾有諸罰，祥必先致其詞，聞過伏引，更不怨及。其德耀人神，為若此矣。

以武德七年沈痾累月，素氣綿弱，侍者參立，乃微言「佛像佛像」，聲既沉隱，初聞未了，後思乃悟，迴顧看之，瞥見尊儀峙然西壁，光相宛具，須臾漸隱。又聞香樂競至，愔鬱盈房，道俗驚嗟。又見一群白鶴從西方來，遶房三帀，翔轉還從來處而去。於後少時而卒，乃葬于城之東隅。傾邑充衢，幢蓋綿亘，哀慟之聲，流聞遠近。

唐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〈(道刪)〉

釋靜藏，俗姓張，澤州高都人。九歲出家，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為師主，訓誨之至，極附大猷。進戒已後，樂思定業，通微盡相，宗徒有歸。年二十三，發弘誓曰：「丈夫出俗，紹釋為氏，豈不欲義流天下，名貫玄班者乎？」承鄉壤大德遠法師勅召在京，弘化為務，便往從之。未至值遷，果非本遂，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，《攝論》、《十地》，是所偏求，還住淨影，弘揚所習。大業九年召入鴻臚，教授東蕃三國僧義，九夷狼戾，初染規猷，賴藉乘機接誘，並從法訓。

武德初歲，太僕卿宇文明達宿昔承奉，禁戒是投，合門請業，用比昭穆。勅使達為河之南北執節招撫。綸言既出，將事首塗，藏送曰：「世界無常，佛有誡誥。別易會難，先民遺語。願常存此，奉信在心。」達以藏夙有預聞，曾經事驗，拜辭曰：「弟子銜命

於不返，願師冥道照助。」及至相州，果為賊王德仁所害。其子世壽奏曰：「臣父奉勅安撫，竭誠奉國，為賊所害，思報皇恩。藍田散谷見有故寺，望得為父修立，并度僧二十人。」帝問欲作何寺，壽以事諮藏，藏曰：「此山上有潤玉，下有流泉，可名玉泉耶。」壽具奏聞，帝依所請，仍延藏往住，堂宇廊廟，並指撝焉。遠近道俗，造山修觀，皆遺之法藥，安時處順，遂復其性。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，遇染時患，限終京室，春秋五十有六。

弟子道刪，祖習風範，《地持》一部，敷化在心。今住終南至相，有名於世。

唐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〈(圓安)〉

釋圓光，俗姓朴，本住三韓：卞韓、馬韓、辰韓，光即辰韓新羅人也。家世海東，祖習綿遠。而神器恢廓，愛染篇章，校獵玄儒，討讎子史。文華騰藹於韓服，博贍猶愧於中原，遂割略親朋，發憤溟渤，年二十五，乘舶造于金陵。有陳之世，號稱文國，故得諮考先疑，詢猷了義。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，素霑世典，謂理窮神，及聞釋宗，反同腐芥。虛尋名教，實懼生涯，乃上啓陳主，請歸道法，有勅許焉。既爰初落□，即稟具戒，遊歷講肆，具盡嘉謀，領牒微言，不謝光景。故得《成實》、《涅槃》，蘊括心府，三藏數論，偏所披尋。末又投吳之虎丘山，念定相沿，無忘覺觀，息心之眾，雲結林泉，並綜涉《四含》，功流八定，明善易擬，筒直難虧，深副夙心，遂有終焉之慮。於即頓絕人事，槃遊聖蹤，攝想青霄，緬謝終古。時有信士宅居山下，請光出講，固辭不許，苦事邀延，遂從其志。創通《成論》，末講《般若》，皆思解俊徹，嘉問飛移，兼糅以絢彩，織綜詞義，聽者欣欣，會其心府。從此因循舊章，開化成任，每法輪一動，輒傾注江湖。雖是異域通傳，而沐道頓除嫌郤。故名望橫流，播于嶺表，披榛負橐而至者，相接如鱗。

會隋后御宸，威加南國，曆窮其數，軍入揚都，遂被亂兵，將加刑戮。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，走赴救之，了無火狀，但見光在塔前，被縛將殺，既怪其異，即解而放之。斯臨危達感如此也。光學通吳越，便欲觀化周秦，開皇九年，來遊帝宇。值佛法初會，《攝論》肇興，奉佩文言，振績徽緒，又馳慧解，宣譽京皋。

勣業既成，道東須繼，本國遠聞，上啓頻請，有勅厚加勞問，放歸桑梓。光往還累紀，老幼相欣，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，仰若聖人。光性在虛閑，情多汎愛，言常含笑，慍結不形。而牋表啓書，往還國命，並出自胸襟；一隅傾奉，皆委以治方，詢之道化。事異錦衣，情同觀國，乘機敷訓，垂範于今。年齒既高，乘輿入內，衣服藥食，並王手自營，不許佐助，用希專福。其感敬為此類也。將終之前，王親執慰，囑累遺法，兼濟民斯，

為說徵祥，被于海曲。以彼建福五十八年，少覺不悆，經于七日，遺誡清切，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，春秋九十有九，即唐貞觀四年也。當終之時，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，異香充院，道俗悲慶，知其靈感。遂葬于郊外，國給羽儀葬具，同於王禮。後有俗人兒胎死者，彼土諺云：「當於有福人墓埋之，種胤不絕。」乃私瘞於墳側，當日震此胎屍，擲于塋外，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。

有弟子圓安，神志機穎，性希歷覽，慕仰幽求，遂北趣丸都，東觀不耐，又西燕、魏，後展帝京。備通方俗，預尋經論，跨轢大綱，洞清纖旨，晚歸心學，高軌光塵。初住京寺，以道素有聞，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，四事供給，無替六時矣。安嘗敘光云：本國王染患，醫治不損，請光入宮，別省安置，夜別二時，為說深法，受戒懺悔，王大信奉。一時初夜，王見光首金色晃然，有像日輪，隨身而至。王后宮女，同共覩之。由是重發勝心，剋留疾所，不久遂差。光於卞韓、馬韓之間盛通正法，每歲再講，匠成後學。嘲施之資，並充營寺，餘惟衣鉢而已。

唐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〈(行友)〉

釋海順，姓任氏，河東蒲坂人。容貌方偉，音韶圓亮，長面目，少髭髯，儀服不群，於眾有異。少處寒素，生於田野，早喪慈父，與母孤居，孝愛之情，靡由師傅，廉直之性，獨拔懷抱。每恨家貧，無資受業，故年在志學，尚未有聞。乃慷慨辭親，脫落求道，出家依于沙門道遜。遜道光玄胄，名扇儒宗，具見後傳。順躬事學禮，晝夜誦經，初無暫替，文不再覽，日殆三千。歲登具受，履操逾遠，志業尤勇，念定所持，誓無點累。仍以威儀麁著，身過可防，語笑易為，口非難護，乃因他患，緘默不言，卻掃蓬扉，事心而已。方以學行之始，慧解為先，遂閱討眾經，伏膺玄宰，方等諸部，咸稟厥師，皆探賾研幾，遺言領意。

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，性好幽栖，尤專二論。順遠承寄調，思扣沖關，乃荷帙登峰，諮參講肆。徒屬既眾，鑽仰殊多，有所詢求，但舉綱要。順頻時屬請，微以為繁，雖慍色不形，而勞心可驗。順逡巡退席，曰：「昔陳亢問一得三，今者請一蒙二，亦何遽乎？」曰：「何謂耶？」答曰：「一則見忤，一則聞義。」素既悟其所述，因斯自革，於是無疑不斷，有滯必申。至於《雜心》隱括，備在《婆沙》，研精專一，始終該統。或下山分衛，而執卷披文，或企足接明，假照尋讀，莫不洞開樞要，妙鑒幽原。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：「海順曠劫深尤，不逢賢聖，周旋五趣，莫能自免，致生茲穢土，對此凡緣，未能出有欲河，登無為岸，將不由心駒失轡，而晦沉沉塌者乎？」因涕泣濡襟，歔欷哽

塞。又曰：「每念二輪交轍，息駕何由，六道長驅，思歸無路，言及斯事，載懷惶悚。且生得為人，啓期亡憂於貧賤；出家弘道，僧度不易於公侯。順今兼之，一何可慶！又以大冥之室，仰屬傳燈。雖不面奉如來，而幸遇法師耳。不量短綆，輒揆深源，願得賜以明珠，投之渾浪。如此則一生有獲，千載無恨也。」遂即言笑如常，容儀自若。素曰：「敢聞君子志矣，恐不副雅懷！」素後累居僧任，果停講席。順以法輪罕遇，遂欣禪味。

有沙門道傑者，頴秀定慧，希慕風景。乃致書曰：「敢稽首大師門下，每欲理靜攝心，山泉畢志，但以無明大夜，非慧炬不輝，故栖寄法筵，聽覽玄旨。至於人物聚集，頗勞低仰，況乃大限百年，小期一念，儻從風燭，前路奚憑？所以策駑駘之疲，想千里之遠，定門玄妙，輒希趣入。逆其不逮，益用盤桓。伏願開含養之懷，退人以禮。」傑得書，美其銳情玄暢也，乃報曰：「促路非騏驥之逸轡，灌木豈是鸞鳳之栖息！故當引水而沐枯魚，戢翼而朋寡鶴耳。脫其不爾，幸無略光陰。」順得書，會疾遂不果行。而為人高簡雅素，自歸清眾，絕交氓俗。嘗有說種性高尚，祖禰榮貴者以誇於順，順莞爾而笑曰：「我釋種餘暉，法王之子，尚須謙讓自下，不敢傲誕欺人；豈期庸庸之徒，翻欲恃鬼陵物！」遂振手而去。故趍時之士，皆不及其門，反俗之賓，頗入其室。而道行純潔，性好追蹤，曾刺血灑塵，供養舍利，兼以血和墨，書七佛戒經。剋己研心，類皆如此。

嘗尋《付法藏傳》，說如來涅槃，法付承繼，迄於師子、罽賓，囑累斯盡。詞事既顯，若親面焉，因斯悽感，涕零如雨，曰：「恨不及彼聖人，拔茲沉俗也。」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，同住隣居無得聞者。或解納覆彼寒夫，或減食而充餒者。志好恬愉，無求知足，有贈衣帛者，終不以介意。曾從容曰：「自任則樂，而未曾制物從我；隨物則苦，而未曾以我違物。且鳥不栖淵，魚不巢樹。未必解修和讓之道，而各得其所宜者，亦猶我不奪物榮，物不妨我辱矣。」又作《三不為篇》，其一曰：「我欲偃文修武，身死名存，研石通道，祈井流泉，君旰在內，我身處邊。荊軻拔劍，毛遂捧盤，不為則已，為則不然。將恐兩虎共鬥，勢不俱全，永存今好，長絕來怨。是以反跡荒逕，息景柴門。」其二曰：「我欲刺股銼刃，懸頭屋樑，書臨雪彩，牒映螢光，一朝鵬舉，萬里鸞翔，縱任才辯，遊說君王，高車反邑，衣錦還鄉。將恐鳥殘以羽，蘭折由芳，籠飡詎貴？鈎餌難嘗。是以高巢林藪，深穴池塘。」其三曰：「我欲銜才鬻德，入市趨朝，四眾瞻仰，三槐附交，標形引勢，身達名超，箱盈綺服，廁富甘肴，飄揚弦管，詠美歌謠。將恐塵栖弱草，露宿危條，無過日旦，靡越風朝。是以還傷樂淺，非惟苦遙。」順神晤駭群，出言可錄，著集數卷。于時真法陵遲，俗尚諛諂，訥言敏行者為愚，巧詞令色者為智，廉潔正性，眾或致譏。故順履貞直之心，居危不亂，涅而不緇，可謂懷素風焉。

有沙門行友者，志行嚴正，才慧英悟，與順素交。因疾參候，順曰：「先民有言：

『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』三覆斯言，一何可信。世人強求知解，而不欲修行。每思此言，良用悽咽！吾謂夷煩殄惑，豈直專在說經；以法度人，何必要登高座！授非其器，則虛失其功；學不當機，則坐生自惱。」友遂製《息心論》以對之，文甚宏冠。順曰：「觀弟此作，理如未盡。」友曰：「息心之論，應有數篇，謂顯觀述宗，釋疑成義。但以理玄詞密，非當世之所聞，故容與於靈津，戢鱗而未進。慨時哉之不遇，始絕絃於此耳。」順乃重說《遺教》，悲歎無已。

先有沙門慧本者，逸亮高世僧也，思與順結山林之操；會順方學問，未暇允之。本獨謝時世，罔測所往。後每思之，言輒凄泫，曰：「本公若乘龍之遊，濯足雲表，吾雖攀戀，自恨縈身囂俗，昇沉相異，徒為悲矣。且忘懷去來者，朝市亦江湖，眷情生死者，幽栖猶桎梏。苟其性之不失，不無居而不安。」其得志慕情，為如此也。

于時臥病連稔，自知不痊，遺文累紙，呈諸師友，而形同骨立，精爽逾健。旁問後事，順曰：「患身為穢器，暫捨欣然，魚鳥無偏，水陸何簡！然顧惟老母，宿緣業重，今想不得親別矣。若棄骸餘處，儻來無所見，有致煎惱。但死不傷生，古言可錄。順雖不孝，豈敢以身害母耶？既報不自由，可側柩相待。」遂令遜法師說法，領悟欣然，須臾卒於住寺，春秋三十，即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。沙門行友著《己知沙門傳》，致序其事。友今被召弘福，充翻譯之選，建名時俗云。

唐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

釋曇藏，姓楊氏，弘農華陰人。家世望門，清心自遠。年十五，占者謂為壽短，二親哀之，即為姻媾。既本非情，慮有推逼，遂逃亡山澤，惟念誰度。行至外野，少非遊踐，莫知投造，但念觀音。久值一人，貌黑而驅二牛，因問所從，可得宿不？便告藏曰：「西行有寺，不遠當至。」尋聞鍾聲，忽見僧寺，因求剃落，便遂本心。即遣出門，可行百步，迴望不見，久乃天明。西奔隴上，求法為務。晚還京邑，於旌善寺行道受戒，聽諸經律，意有所昧。又往山東，彼岸諸師，競留對講，《地持》、《十地》，名稱普聞。故東漸海濱，南窮淮服，聽涉之最，無與為儔。及返京師，住光明寺，詮發新異，擅聲日下。獻后既崩，召入禪定，性度弘裕，風範肅成，故使道俗推崇，綱維領袖，恒為接對之役也。賓客席上之美，談敘曠世之能，見之今矣。

大唐御世，造寺會昌，又召以為上座，撫接長幼，殊有奇功。貞觀譯經，又召為證義。時以藏威烈氣遠，容止清肅，可為興善寺主。藏深懷禮讓，用開賢路，乃薦藍田化感寺閏法師焉；即依其言，舉稱斯目。及皇儲失御，便召入宮受菩薩戒，翌日便瘳，勅賜絹數百段，衣對亦爾，度人三千，并造普光寺焉。尋又下勅，得遙受戒不？藏曰：「《地持論》云：『若無戒師，發弘誓願，得菩薩戒。』」因進論文，勅乃以懺詞，令藏

披讀。至皇后示疾，又請入宮，素患□腳，勅令輿至寢殿受戒，施物極多，並充功德。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，終於會昌寺，春秋六十有九。哀慟兩宮，弔贈相次。詔葬郊西嚴村，起塔圖形。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為碑文，見于塔所。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迥傳八〈(玄究)〉

釋神迥，姓田氏，馮翊臨晉人。弱齡挺悟，辭恩出俗，遠懷匠碩，備歷艱虞。問道海西，包括幽奧，博採三藏，研尋百氏，年未及冠，鬱為鴻彩。雖廣融經論，而以大衍著名，至於所撰序引、註解群經、篇章銘論，合四十餘卷。每於春初三月放浪巖阿，迄於夏首方還京邑。漁獵子史，諷味名篇，逸調橫馳，頗以此而懷簡傲也。兼以嘲謔豪傑，辯調內外，陵轢倫右，誇尚矜莊，京邑所推，侯王揖仰。又以旬暇餘隙遊歷省臺，預是文雄，通名謁對，或談敘儒史，或開悟玄宗，優遊自任，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。故華壤英俊謂之諺曰：「大論主釋迦迥，法界多羅一時領。」以其竪論之時，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揔領通之，故懷斯目矣。

大業十年，召入禪定，尋又應詔請入鴻臚，為敷《大論》，訓開三韓諸方士也。貞觀三年，以正道所歸，通務為則，遂擁錫庸蜀，流化岷峨。道俗虔虔，靡若風草；法流亹亹，所至汪濊。以四年七日一日遷神於法聚寺，春秋六十五矣。四眾哀慟，悲其為法來儀，未幾而終，素懷莫展。益州官庶士俗以同舟列道諍趨奔于葬所。素幢竟野，香煙蔽空，萬計哀號，聲動天地。於昇遷橋南焚之，遵遺令也。弟子玄謇收其餘柩，以約秦中與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。究為其文，銘于塔所。究清貞抱素，志樂林泉，頗工篇什，時會精越，學文驚其藻銳也，未立而終，哀傷才府。

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〈(法位)〉

釋僧鳳，姓蕭氏。梁高，其族祖也。曾祖懿，梁侍中、宣武王。大父軌，梁明威將軍、番禺侯。顯考長，陳招遠將軍、新昌守。鳳以族胄菁華，風望高遠，置情恢廓，立履標峻。昔在志學，聰慧夙成，文翰曾映，聲辯超挺，所製雜文百有餘首，冠出儒林，識者咸誦。固得早登延譽，令逸京皋。

開皇之始，僧粲法師名重五都，學周八藏；乃委心請道，歸宗師傳。粲鑒其精爽，美其器略，授以真乘，開十等之差，導以玄辯，疏八勢之位。鳳雅有幽度，領覽無遺，勝氣邁於比肩，賦命懷於前達。時倫相顧曰：「師逸功倍，聞之昔人；冰涼青厚，驗之今日。」會隋煬負圖，歷試黃道，大業中歲，駐蹕南郊，文物一盛，千年罕及。欲以軍威帝業，激動鬼神，乃高飾黃麾，盛陳白羽，霜戈曜日，武帳彌川。皂素列於朝堂，下

勅曰：「軍國有容，華夷不革，尊主崇上，遠存名體。資生通運，理數有儀，三大懸於老宗，兩敬立於釋府，條格久頒，如何抗禮？」黃老、士女，承聲下拜，惟佛一宗，相顧峙立。沙門明贍率先答詔，具如別傳。然勅頻催：「何為不禮？」鳳時為崇敬寺主，依例被追，乃擺撥直進，援引經論明不敬之理。僉詳贍、鳳抗詔之儀，可謂蘭菊各擅其英華，竹柏互陳其貞節，不可削也。獻后雲崩，禪定斯構，下詔辟召，來萃道場，相從講解，迄於暮齒，善綜引，安機要，難問失緒，顯論攸歸。

貞觀中年，釋門重闡，青田有穢，白首斯興，非夫領括，無由弘護。中書舍人杜正倫，下勅監掌，統詳管轄，奏召以為普集寺任，尋更右遷定水上座，綏緝二寺，無越六和，妙達眾心，欣其仰止。年及從心，更新誠致，縶維塵境，放曠山林，言晤相諠，終事畢矣。有岐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，深幸素心，承彼北背層巖，南臨清渭，石鏡耀日，松蘿冒空，暢悅幽情，即而依赴。大開法觀，導引慧蹤，遂使道俗來穌，聞所未有。既而厚夜悽感，常志前言，悲谷增慨，彌隆遐想。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寺，春秋七十有七。初以疾極委卧，猶存弘法，精爽不移，乃力疾而起，曰：「《妙法華經》，最後言別，終須一釋，用通累念。」遂對眾開之，下坐怗然，奄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之龍宮寺。士俗官庶，痛心疾首，喪我所天，悲夫陳迹。昭穆安覩，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，鑿窟處之，仍施白塔，苕然望表。遠近瞻屬，無不涕零。

有弟子法位，學聲早被，言悟清遠。以終天難補，英聲易塵，匪假陳揚，於何取則，乃於定水寺為建一碑，程器萬古。其文左僕射燕國公為製。

惟鳳立性矜莊，氣厲群伯，吐言爽朗，晤涉奔隨，以般若為心田，以涅槃為意得。講《法華經》百有餘遍，製疏命的，亦是一家。餘諸經論，待時而舉。初，鳳之往西山，便留遺疏，述其遠度，累以餘緣，恰達彼寺，因而不返。樂天知命，何以加之。故其遺文後偈云：「苦哉黑闇女，樂矣功德天。智者俱不受，愚夫納二邊。我奉能仁教，歸依彌勒前。願闡摩訶衍，成就那羅延。」

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〈(明曠　明略)〉

釋道岳，姓孟氏，河南洛陽人也。家世儒學，專門守業，九歲讀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孝經》，聰敏強識，卓異倫伍。父暠，仕隋為臨淄令，治聲遠肅。有隱士西門義者，博物疏通，肥遁巖谷，前後令召，莫能致之。至是步自山阿，來儀府舍，謂銓下吏曰：「西門義故謁，遽為吾白。」即以事聞。令素仰高風，駭其萃止，延席曰：「先生道扇三古，德重四民，何能輕舉？」義曰：「吾自弱歲隱淪，于茲暮齒，誠不欲干遊人世，抱誠棄智。頃者吠聲既靜，則良政字民，五袴興謠，兩岐成詠，有欣美化，故不以韜隱自私，敢敘斯事。」令述其不逮，問其治術，對答若神，情兼明舉。乃命諸子紹、續、

績、曠、岳略等列於義前，令其顧指。義曰：「府君六子，誠偉器也。自長而三，州縣之職，保家自若也。已下之三，其志遠，其德高，業心神道，求解言外，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。」曠年十七，遂得出家，操行貞固，志懷明約，善《大論》及《僧祇》，深鏡空有，學徒百數，禪觀著績，物務所高，即洛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。岳十五出家，依僧粲法師為弟子。少樂學問，經論是欣，及具篇禁，更宗律部，指途持犯，性不議非。而體貌魁美，風操高厲，容止儼然，不妄交於道俗。後習《成論》、《雜心》於《志念》、智通二師，備窮根葉，辭義斯盡。

有九江道尼者創弘《攝論》，海內知名，以開皇十年至自揚都，來化京輦，親承真諦，業寄傳芳。岳因從受法，日登深解。以眾聚事擁，惟其廢習，將欲栖形太白，服業倫貫。時太白寺慧安者，倜儻多知，世數闊達，方丈一字，方寸千文，醫術有工，經道偏練，日行四百，相同夸父，世俗所謂「長足安」是也。岳友而親之，便往投造，告所懷曰：「《毗曇》、《成實》，學知非好。《攝大乘論》，誠乃精微，而傳自尼公，聽受又尠，今從物化，精益無從，中路徘徊，伊何取適？昔天親菩薩作《俱舍論》，真諦譯之，初傳此土，情寄於此耳。」安曰：「願聞其志。」岳曰：「余前學群部，悉是古德所傳，流味廣周，未盡於後。惟以《俱舍》無解，遂豈結於當來耶！」安曰：「志之不奪，斯業成矣。」後住京師明覺寺，閉門靜故，尋檢論文，日讀其詞，仍洞其義，一習五載，不出住房，唯除食息，初無閑暇，遂得釋然開發，了通弘旨。至於外義伏文，非疏莫了。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方，思見其言，載勞夢寐，乃重賂遺南道商旅，既憑顧是重，所在追求，果於廣州顯明寺得《俱舍疏》本并十八部論記，並是凱師筆迹，親承真諦口傳。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。得此疏本，欣戴仰懷，諷讀沉思，忘於寢食，乃重就太白，卒其先志。於即慶弔絕緒，尋繹追功，口腹之累，惟安供給。時穀食不豐，菜色相顧，安庶事經營，始無匱乏。綿歷歲序，厥志彌隆，內慙諸己，乃謝安曰：「岳今至愚為累，獨學成譏，輒不量力，欲希非分，一不可也。食為民本，名作實賓，苟求虛譽，遂勞同志，二不可也。斯過弘矣，誠可退迹沉浮，更勞重累，則不可也。」安曰：「功業將成，幸無異志。嘉會難再，無思別慮。」復延兩載，方始出山，乃以己所尋知，將開慧業，遊諸講肆，清論莫窮。

大業八年，被召住大禪定道場，今所謂大揔持寺是也，時年三十有四，少齒登器，莫匪先之。此時僧眾三百餘人，令德風規，互相推謝，岳以後至名重，學不從師，雖欲播揚，未之有許。時有同德沙門法常、智首、僧辯、慧明等，並名稱普聞，眾所知識，相為引重，創為請主。岳撝謙藏器，退辭師授，徒累清言，終慙疎略。慧明等越席揚言曰：「法師何辭耶？吾等情均水乳，義結相成，掩德移機，恐爽靈鑒。又，人世飄寄，時不再來，幸不相累。」岳顧諸意正，乃首登焉，遂以三藏本疏判通《俱舍》。先學後進，潛心異論，皆曰：「斯文詞旨宏密，學爽師資，縱達一朝，誠自誣耳。當伺其談敘，

得喪斯及矣。」岳自顧情主虛宗，初無怯憚，舉綱頓網，大義斯通，雖諍論鋒臨，而響應隨遣。眾咸不識其户牖，故無理頓聯辭。由是名振學宗，法筵繼席，歲舉賢良，推師有寄。

武德初年，從業藍谷化感。寺側巖垂乳水，岳往承之，可得二升，懸滴便絕，乃曰：「吾無感也，故水輟流。」遂以殘水寫滴下瀅中，一心念誦，日取一升。經六十日，患損方復。又至二年，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，學人研究難用詳覽，遂以真諦為本，餘則錯綜成篇，十有餘年，方勒成部，合二十二卷，減於本疏三分之二，並使周統文旨，字去意留。兼著十八部論疏，通行於世，以為口實。又，初平鄭國，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，時所異之，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。岳問以八正，通局聖賢，後責纔施，無言以對，坐見其屈。乃告曰：「京室學士，談衍寔希。三宗之大，於何自指？」及高祖之世，欲使李道東移，被于鳥服，度人授法，盛演老宗。會貞觀中廣延兩教，時黃巾劉進喜創開《老子》，通諸論道，岳乃問以「道生一二」，徵據前後，遂杜嘿焉。岳曰：「先生高視前彥，豈謂目擊取通乎？」坐眾大笑而退。故岳之深解法相，傳譽京國矣。至六年秋八月，岳兄曠公從化，悲痛纏懷，徒屬慰曰：「人皆有死，唯自裁抑。」岳捫淚曰：「同居火宅，共溺愛流，生死未斷，何得不悲！」聞者義之，以為善居道俗之間也。

貞觀初年，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，岳為眾舉，預其同例。頗聞善於《俱舍》，未始重之，謂人曰：「此論，本國學者之英華，浮情不敢措意。今言善者，不有謬耶？」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，岳隨其慧解，應答如流，頗曰：「智慧人，智慧人！不言此慧，吾與爾矣。」自爾情敦道術，厚密加恒。

八年秋，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文館講義，岳廣開衢術，延對諸賓，酬接覆卻，神旨標被。太子顧曰：「何處法師？若此之辯也。」左庶子杜正倫曰：「大揔持寺道岳法師也，法門軌躅，學觀所宗。」太子曰：「皇帝為寡人造寺，廣召名德，而此上人猶未受請，何耶？」倫曰：「虞舜存許由之節，夏禹順伯成之志，彼乃俗流，猶從矯逸，況方外之士，棄名之人，臣輒從其所好耳。」乃下令曰：「今可屈知寺任，允副虛襟。」岳動容辭曰：「皇帝深惟固本，歸誠種覺，所以考茲福地，建此仁祠，廣召無諍之僧，用樹無疆之業。貧道識量未弘，德行無紀，今蒙知寺任，誠所不安。願垂含恕，敢違恩旨。」屢辭不免，遂住普光。

以貞觀十年春二月遘疾彌留，諸治無效，春坊中使相望於路，遂卒于住寺，春秋六十九。皇太子令曰：「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，取給家令，庶使豐厚，無致匱約。」仍贈帛及時服衣等。俄而有勅，復官給葬儀，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。

岳弟明略，身長七尺三寸，十九出家，志懷遠悟，容儀清肅，特善《涅槃》，學人從集，有聲京洛，住東洛天宮寺。貞觀九年入朝奉慰，時四海令達揔集帝京，唯岳及略連支比曜，時共美之。及事緣將了，言歸東夏，岳惘然曰：「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，唯

余與爾相顧猶影。自曠師沒後，心常怏怏，恐藤鼠交侵，欻然長逝。異生難會，可不思耶。吾將耄矣，其能久乎！集會又難，爾其且止。」因斯便住，恰至明春，岳便辭世。略之銜疼，痛鍾纏結，帶疾還寺，以十二年卒于所住，春秋六十七矣。

唐汴州慧福寺釋功迥傳十一

釋功迥，姓邊，汴州浚儀人。年六歲便思出家，慈親口授《觀音經》，累月而度，自此專訓經法。九歲而送在寺。年十六捨俗服，志願山居，因入泰岳，苦心忘倦。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，私自惟曰：「拱默山林，乃是一途獨善。至於道達蒙瞽，維持餘寄，非化誘不弘。」住汴州慧福寺。昔在山中，《十地》、《勝鬘》，已曾講解，及遊城邑，人有知者，勸而說之，遂因闡揚，諸經論等，亦備敷說。晚以《法華》特為時要，便撰疏五卷，鎮常弘演，前後五十餘遍，每至〈藥草品〉，天必降雨，故其幽誠徵感，為若此也。其《佛地》、《般若》，制疏并講，津濟後學，聲滿東川。又撰《無性攝論疏》，厥功始成，奄然長往於本寺，年六十六。

余聞之行人曰：其人少欲自節，衣布坐茅，所獲利祿，隨時散盡，房無櫃篋，四壁廓然。未終之前，異香靈光至所住室，二夜四至，自覩嘉相，門人同美。迥曰：「願乘此瑞，往生樂土。」因不食二十日而終。所飲井水，終旦泉竭，殯經數日，水方復舊。道俗悲涼，通感若此。

唐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

釋神照，姓淳于，汴州中牟人。年九歲隋亂，眷屬凋亡，唯母及身，萍流無託。未幾母崩，投造無詣，朝求木實，夕宿屍所。行往見之，莫不下泣。年十二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。于時載揚律藏，學徒雲集，宇內初定，糇粒未充，照巡村邑，負糧周給，年經六祀，勞而無倦。供眾之暇，夜講《法華》、《勝鬘經》，雖久，人無知者。受其聽律，每發奇思，前學之流驚其迴悟。又往鄴下休法師所聽《攝大乘論》，一遍無遺。講散辭還，休送出寺，學門怪異，休顧曰：「斯是『河南一遍照』也，後生領袖，爾其知之。」又往許州空法師所聽《雜心論》，纔始八卷，為師疾而返，後因遂講之，初後通冠，時人語曰：「河南一遍照，英聲不徒召。」爾後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成實》、《雜心》，隨機便講，曾不辭退。又造像數百鋪，寫經數千卷，任緣便給，不為藏蓄。新譯《能斷金剛般若》，初至披讀，尋括詞義，似少一行，遂以情測注，及後具本，果與符同，時咸訝其思力也。貞觀中遘疾逾久，而戒行無玷，卒於安業本寺，春秋五十有九。初平素日，一狗將養，所住恒隨，及鄰大漸，長號哀厲，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

餘里，繞寺號呼以告。彼眾素不知也，凶問後至，方委狗徵。及曙，還返安業，掩坎之後，長眠流淚，不食而殂。

唐蒲州栖巖寺釋道傑傳十三

釋道傑，姓楊。其先弘農，漢太尉震之後也，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。天懷穎發，廓然物表。年纔小學，便就外傅，教以書計典籍，粗知大略。然以宿植德本，情厭俗塵，父母留戀，抑奪不許。開皇十一年，歲將冠肇，垂翼東飛，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。瑩鑒其高拔，即而剃落，尋與受具，令學《涅槃》等經，性淨修明，聞持鏡曉。後往峴頭山誦《法華》，經月便度，深自惟曰：「經不云乎，寧願少聞，多解義味。欲得通要，必俟博遊。」

開皇十四年，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《成實》，纔涉二年，功高四載。記顧曰：「吾子形貌傀偉，清對有方，學淺而思遠，吾論其興矣！儻子存於始卒，吾當誨而不倦。」無幾而記遷化，遂爾周流齊土，時有奘、寂、安、藝，並號哲人，從之受道，多識前令。又往滄冀魏、念二論師所聽《毗曇論》。又於清河道尚、汲郡洪該所俱聽《成實》，始末四載，傾窮五聚，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，每令該公延頸長息。嘗定該義曰：「《論》云：唯一苦受，而有三差。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為苦受，而隨情說三受，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。此是經部師計，而跋摩述以為宗，可不爾耶？」該曰然。傑曰：「若使果起酬因，說苦受為樂受，亦可因成感果，說惡業為善業。若言善業感樂果，善業非惡業，亦可樂受酬善因，樂受非苦受。若言樂受酬善因，而體即苦受，亦可善業感樂果，而體即惡業。若言唯是一苦受，隨情說妄樂，亦可唯是一惡業，隨情說妄善。此中多句，終是一妨，遠取伏意，覆卻例決。」該于時茫然，曰：「此中須解聽。」後私室便曰：「子有拔群之亮，難與言也。吾老矣，弘興論道，其在子乎！」由是門人胥伏。

開皇十九年，自衛適鄴，聽休法師《攝論》，又於洪律師所聽《四分》，略知户牖，意在小論，將事東行。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、河間法楞長弘并部，忽遇斯際，即往從之，聽仰《迦延讀婆沙論》，首尾三載，頗極窮通。曾難念論師曰：「若觸空非觸入處者，亦應識空非識住處。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，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。」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，竟不通之。其論道迅猛，皆此類也。

然以先功小學，意為弘顯大乘，仁壽二年，又依楞法師聽《十地》等論。爾時法門大敞，宗師雲結，智景《大論》，十力《攝乘》，兩達《涅槃》，舜龕律部，一期摠萃，并晉中興。乃歷遊講肆，觀略同異，凡經六載，咸陳難擊。故并州語曰：「大頭傑，難人殺！」然其例並雖少，而一徵一責，能令流汗。文帝崩，晉陽逆節，便還故里，講《阿毗曇心》，又講《地持》，各五六遍。自惟曰：「徒事言說，心路蒼茫，至於起慧，

非定不發。」遂停講往麻谷，依真慧禪師學坐，思擇念慧，深入緣起。慧歎曰：「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，難偃亂流，如何始習便能住想，豈非宿習所致耶？」後依《成實》安般念處兩夕專想，觀解大明，便謂神素法師曰：「昨試依《論》文安般念觀，境界極明，而氣逼上心，坐不安席。欲除此患，終須教遣。請撰《諸經安般同異》，編為次第，將依遣滯。」素乃取《婆沙》、《成實》、龍樹、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，即依修習，更逾明淨。又往麻谷以呈所證，慧曰：「善哉，大利根者！淋落泉中諸學坐者，未至此處。」

武德元年請弘《十地》，傑笑曰：「息駕修禪，但名自利凡法；講揚法化，誠為利他。至於俱利，事須商度。今當晝語夜默，庶得小大通洽，不亦可乎！」遂即長弘三十餘遍，常隨門學百有餘人，堪外化者數盈二十。

斯人也，剛決忠恕，少欲希言，擇交選士，疏財薄食，苦樂不言，喜慍無撓。栖巖一眾，舉為僧主，辭不獲免，若浮雲焉。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，春秋五十五，三十六夏。初有桑泉樊綽者，前周廢教僧也，雖為白衣，常參法宇，傑以國士遇之。綽已前亡，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，曰：「吾生西方極樂土矣，知傑師將逝，故來迎接。」因往栖巖。其日傑患停講，乃至壽終，常見樊綽在傍。合眾又聞空中伎樂異香。故其去處雖遠，不負弘導之功焉。門人依西域闍維，起塔供養。

唐蒲州栖巖寺釋神素傳十四

釋神素，姓王，字紹則。其先太原，遠祖勇從宦虞州，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。氏族英望，無煩述作。

少與道傑結張、范之好，相攜問道，儒學之富，《禮》、《易》是長，至於篇什，繼美英彩，故其遊學講肆，周流國境，必與相隨。若此人矣，所習詞義，博覽俊悟，則難兄難弟也。至於誦經學定，當席索隱，則後於傑；文理會通，素則先之，為傑出安般念觀，令其徙滯，如彼傳述。大業四年，傑公停講，學門請素，接軫相尋，遂從命，專講《毗曇》四十餘遍，續講《成實》將二十遍，自餘小部，不足述之。其為講也，片言契理，少語釋多，學者玄悟，聽覽不倦，則傑高於素；若多陳同異，廣定是非，鄭重校角，開生覺意，則素賢於傑。所匠成者，則蓋裕、隆深、英泰之徒是也。故晉川稱為素、傑二公，秋菊春蘭，各擅其美。然素溫恭退讓，慈愛矜恕，侍士慕賢，不伐諸己。貞觀二年，栖巖大眾請知寺任，辭以法事相繼，有阻僧網；眾又固請依傑師故事，乃許之。性寬厚，善物性，故得上下和睦，風塵攸靜。

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巖，春秋七十二。自一生行業，屬想西方，於臨終日普召門人大眾，爰逮家臣，與之別已，自跏趺坐，正威容已，令讀《觀經》兩遍，

一心靜聽，自稱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如是五六。又令一人唱，餘人和。迄於中夜，端坐儼然，不覺久逝。依即坐殯，肌肉雖盡，骨坐如初。又感祥瑞，略故不述。初終之夕，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，夢素來過，同床止息，勤勤告別，曰：「如來大悲，為諸眾生曠劫苦行，勤求大法，流布人天，欲使不絕。我等雖居下流，然佛遺寄，末能發輝道業，遂有季位在前。素雖不肖，深懷辜負，每欲推命竭愚，上干天聽。今大運忽臨，長辭永別，好住努力。」寬送目極，忽然而覺，及明莫知凶問，須臾信至，方知昨逝。寬致書述懷與諸門人如彼。

唐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

釋法護，姓趙，本趙郡人，祖康為濟陰守，子孫遂家焉。隋初有趙恒者，與清河崔汪以秀才擢第，時號四聰，即其父也。家門清儉，禮素自居。護時沖幼，戲則圍坐登講，採花列供，其父知為法器。十二遭父憂，未幾又丁母艱，哀慟氣絕者數四。服闋，造河北衛部，欲學儒術，忽逢勝緣提誘，誨以三界牢獄，示以四大毒蛇，如不早悟，輪迴未已。便依而落髮，時年十五也。留誦《淨名》，七日便度。自是廣訊經誥，訪無遠近，遂往志念所聽《毗曇》，法彥所聽《成實》，縱橫累稔，參預前蹤。又聽律部，薄閑持犯。又往彭城嵩論師所，以是《攝論》命家，海內標仰，伏膺請益，無所辭焉，指授幽明，曲盡玄致。

大業三年，度僧化遠，護應此詔，名霑安陸。俄而有勅，遠召藝能住內道場，時年三十有二。既居慧日，高彥成群，常講《中觀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攝論》。偽鄭既降，太宗初入，別請名德五人，護居其列。自此校角《攝論》，去取兩端，或者多以新本確削，未足依任，而護獨得於心。及唐論新出，奄然符會，以為默識之有人焉。貞觀十二年，勅召入龍潛宅天宮寺，仍知寺任，勉人以德，眾穆如也。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曛時不豫，因卒于房，春秋六十有八。

護善外書，好道術，約己薄食，解衣贍寒，結帶終歲，不飾容貌，而貴勝所重，通才咸萃。先服石散大發，數日悶亂。門人惲惶，夜投餅□，詭言他藥。後聞，正色言：「吾之見欺，當自責耳。然陷師於非道，是何理耶？」遂不與言。其確固例如此也。然好施忘倦，房無圭勺之儲，但一牀一橙而已。撰《攝論指歸》等二十餘篇。初亡，嵩山沙門智大者，年九十餘，傲然恬素，不出三十餘年，聞哀杖策而至，盡哀曰：「經論之士，精苦之倫，代有人矣。至於純直自然，識量通雅者，斯人歿後，因絕蹤矣。」中書杜正倫來吊而銘，略之曰：「伊昔承恩，誨深提耳。及茲展覲，慟興牀几。頹泣可援，沉嗟靡已。庶在遐齡，永陪高軌。」

唐蜀都寺釋玄續傳十六

釋玄續，姓桑，蜀郡成都人。出家既久，經綸道業，《涅槃》、《成實》，所學之宗，常講《法華》，導引蒙曉。然風彩高峻，容止方複，言談之際，機候變通，達外書，工草隸，時吐篇什，繼美前修。又能折節下人，僮少道俗有才調者，命來與語，愛而狎之。至於侯王雄伯，名儒大德，便傲然特立，不以介意，而神爽更高，辯給電疾。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，梁高之孫也，博學機關，當時絕偶，往參談敘，文集相示，平仲尚之，從容曰：「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，今蒙禮顧，深愧非人。」續曰：「諸貴驕蹇，須以驕蹇對之。明公汎愛，故以汎愛相答。」仲曰：「法師從來不爾，今日忽然，疑是虛談，恐非實錄。」答曰：「貧道待公之虛實，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。」相與驩笑。

嘗為寶園寺製碑銘，中有彈老、莊曰：「老稱聖者，莊號哲人，持螢比日，用岳方塵。」屬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，見而惡之，謂續曰：「文章各談其美，苦相誹毀，未識所懷。若不除改，我是勅使，當即奏聞。」續曰：「文之體勢，非爾所知。若稱勅使欲相威懦者，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，此是勅許，亦是勅使。卿欲奏我，我當莊人亦能奏卿。」英雖大恨，無如之何。寺僧五十，雖並遲暮，皆順伏之。嘗見人述《莊子》鵬鷃之喻，便歎曰：「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，豈知須彌不容金翅，世界入於隣虛。井蛙之智，穢人耳目。」後疾甚，召僧集已，罄捨都盡，曰：「生死常耳，願各早為津濟。」其夜命終，貞觀中矣。

唐蘇州法流水寺釋慧壁傳十七

釋慧壁，姓弘，蘇州嘉興人。爰初胎孕，母絕辛鯹，及誕育後，生嫌臭味，故始自孩嬰，至于七歲。菜蔬飽腹，諸絕希求。出家依法流水寺巖師明教，隨順修奉，冠肇已後，周遊訪道，無擇夷險，四論、三經，諮詢賞要。學既明達，還延舊居，四遠承風，咸來請謁。門人來去常數百人，曉夕誨誘，樂說無倦，背不著席，四十餘年。老無久力，時撫彎几。貞觀之末，年七十餘。伊人不遠，辭狀罕傳，四遠稱揚，但云不可思議大德」也。至於登機對晤，述作憲章，高軌莫聞，恐埋諸古。惜哉！

續高僧傳卷第十三